

# 试探席德进作品中的情感归宿

◎ 陈述 / 福建宁德技师学院 福建 宁德 352100

**摘要:**席德进,这位在台湾打拼几十年的中国现代画家,他成长于动荡战乱的中国,后定居巴黎。他的艺术,赢得了世界的瞩目。本文尝试从席德进早期的画像与晚期的书法笔意以及对台湾俗文化的探究中,探讨画家作品中,由色欲的存在,转向为欲望升华所独具的美学意境。

**关键词:**席德进;画像;俗文化;情感归宿

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而艺术家就是通过艺术语言传达着一种人的痛苦、命运及情感相关联的一种真实情绪。这种情绪则或呈以逃避,或弘扬,或诉说,或反抗,或伴随着某种精神寄托。

席德进,这位饱尝爱情、美与空寂的画家,整整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美神,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可是,有谁想过,这位孤寂一生的浪子,在他生命里同样承受着一种人间悲欢离合、七情六欲的折磨呢?不过,席德进终究未被击倒,他把所有的热诚,所有的情感都摆进画里去,去实现一种人的自我本质的追求,在生命的行旅中奋力独行……

## 1 以画像啄取青春

席德进,中国现代画家,一九二三年生于四川南部县城外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是席德进就读于国立杭州艺专时期,也是他真正创作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中,他的作品基本都是以画像为主。他以画像啄取青春,留住模特儿最伤人魂魄的神情,最早的一张是他为杭州艺专的学弟翁祖亮所画的《翁祖亮像》(1948年作),他珍视每一个与他生命相触的生命,在《翁祖亮像》中,画中特儿的表情,似乎蒙上淡淡的忧愁,有些许惆怅,一种悲剧性的色彩呼之欲出。席德进已把他自己的情感归属完全投射在模特儿身上。他的这种自我表态是严肃而中肯的。画家的情感,总是能在作品中得以直接或间接的投影,透过席德进创作的人物,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早期画家内心的苦闷。可是,在他咬牙为一个理想而坚持着的时候,他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安排呢?

## 2 在克利斯朵夫身上找回自我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法国现代作家罗曼罗兰的鸿篇巨著。席德进内心始终流淌着小说里的主人公克利斯朵夫那狂热似火的追求精神。克利斯朵夫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然是一个真实的人,要做个够得上称为人的人。在席德进的心中,克利斯朵夫是一个像天神一样的人,他是英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是像克利斯朵夫之类型的人。因为克利斯朵夫是一个敢怒、敢言、敢爱、敢恨、敢为的人,一个不迁就他人,有着赤裸裸人性本质的人。罗曼罗兰的小说,正是这样深深塑造着席德进的人生观。

他天天捧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地根》,西方的文艺思潮与先进的思想终于汇为他的人生观,促使他顾不得家乡妻女与父母,逃离一切、逃脱出家庭的精神枷锁。他要去体验在书里说的话:幸福的人应该对世间的事物无牵无挂,怀着永不熄灭的热诚,经历生命永无止息的动荡①……

## 3 从忧郁走向自信

一九四八年,席德进随军队来到台湾,先在嘉义任教,后为了圆画家梦,迁居台北。他在台湾文化中,找到一种俗世外的生命力。古都的凤凰木、小城风味的金门、壮丽的观音山、埔里的山农舍。这儿无数的人脸、无数的风景,都留在了他的画作里。

画的最动情的画像是1962年的《红衣少年》,二十岁的模特儿是台湾岛上充满原始粗犷,又有几分特性的青春少年。画中的模特儿所流露的气质,已经完全不同席德进在大陆杭州艺专时期所画的《翁祖亮像》。那种哀婉、忧郁的神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坚定、自信的神采。劲挺如弓的浓眉、圆而亮的杏眼、不驯的眼神、棕红的皮肤还有英挺的姿态,外形活脱完美,那青春鲜嫩的感觉,一直是他有生以来不断追寻,却遍寻不着的悸动。这张他最满意的画像,他携往美国、法国与之同眠共枕,一如他从大陆把最心爱的《翁祖亮像》携台来一般。

带着执着,踽踽独行的席德进,终究在他的画里找回了自己。当席德进在纽约参加户外画展时,许多人都为《红衣少年》着迷,甚至以为那是他的自画像。因为爱之深,才画得特别动人。席德进把自己的爱欲也完全融入了模特儿中,在画上爱恋青春、赞美青春,而他留住青春唯一的方式,就是把青春装入画框,一触成永恒。这张散发着狂野的拉丁味的《红衣少年》,是他至死不渝的情感归宿吧!

## 4 以俗文化逸出主流品位

他除了继续画着这块南国雪园上美丽又野味的阳光少年外,却又风尘仆仆地奔走在穷乡僻壤中,对台湾的民俗文化,大肆博取、探索。民间庙宇、乡野中斑驳的古厝老宅,还有窗棂、石鼓、佛像,甚至土翁、碗盘、桌椅,席德进一次次在心中升起创作欲望,留住它们不朽的容颜,那愈土俗的文物,愈赢得他的青睐。席德进欲从俗文化里的另一侧面找到生活主流品位,这是他艺术思想的升华,而在当时其他画家的笔下,是十分少见的。这样的创举,显示席德进思想的一个新的跃进。当《台湾民间艺术》一书出版后,获得海内外艺术界的广泛重视,认为是席德进在创作上的重大收获和成熟标志。事实上,从席德进的画集中,我们不仅看到画家创作路上的日趋深化和圆熟,也可以看出他似乎要从这些民俗文化中,找到一种古老生命力的不朽韵味。

更值得一提的是,画家有意将西方的(下转第166页)

作者简介:陈述(1980.11.02-),男,汉族,福建古田,大学本科(学士),讲师,研究方向:美术教育、艺术设计。

留学第二目的国。中非美好前景的展望,中非人民友谊的深厚,中非“一带一路”要走得更好,对非洲地区来华留学生群体的跨文化适应研究是很重要且必要的一部分。

在研究视角上,学者们有从中非文化差异上进行分析,包含对时间观念、教育环境、社会关系等方面,有从留学生管理上进行分析,对于管理服务和规章制度的看法,还有的从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再社会化过程中,从个人层面探讨其沟通、认知能力及行为的改变等等。总体上来看,非洲的在华旅居者与中国的管理体制冲突较多,他们较难以适应东道国的生活规章制度,所以这个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多。鲜有学者将不同地区的对在华旅居者在文化适应、文化相似性和文化距离方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比较。

在研究目的上,多数学者致力于发现非洲在华旅居者在跨文化适应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策略来改善及应对。在对文献的综合考察后发现,大多研究缺少将研究效果体现在多种不同文化分析比较中发现跨文化适应中的问题,进而为在华旅居者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考量。

在研究方法上,大都采用了调查问卷法、访谈法、定性分析法、分析归纳法等方法。

#### 4 展望

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区与中国在政治、经贸领域的关系日益密切,合作也逐步深入,文化层面交流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中欧作为东西方的两大力量,在多个重要领域两国的交往备受瞩目。中非通过“一带一路”的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也是中非文化交流的契机;中和东南亚也有着双边往来的历史。

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对于来自欧洲的旅居者跨文化适应研究中,可以更多地关注来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综合比较研究,同时从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角度研究跨文化适应问题。对于来自东南亚的在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研究中,少有研究关注到了东南亚国家自身的多元化文化背景对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希望学者们可以更多地考虑到东南亚国家的文化特性,进而考察文化背景对于跨文化适应的作用与影响。对于非洲来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研究中,鉴于非洲文化和中华文化间的文化距离和非洲文化的特性,希望今后的学者可以在文化适应、文化相似性和文化距离方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比较。以往学者的研究视角各有千秋,研究目的却大致相同,研究方法与时俱进,本文将博取众长,以期

#### 参 考 文 献

- [1] 赵富霞.《从《纽约客@上海》看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过程和经历》[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旬刊, 2016, (6): 177 - 179
- [2] 王逊.《以差异为荣的数字化“跨国人”——在德中国旅居者新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6, (04): 27 - 34
- [3] 林欣达.《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 Ability and wisdom, 2018, (8): 237 - 238
- [4] 陈曦.《“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文化距离、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适应的关系研究》[D]. 浙江省: 杭州师范大学. 2016

(上接第 164 页)艺术品位融汇到东方一派相承的传统风俗去,这是席德进在当时文化背景下做出最为成功的典例,从思想上突破了某种精神文化的隔阂,使他的作品有了多层次透视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席德进在描绘这些民俗文化时,是充满对艺术文化的执著与敬仰的。而它们的地位,在画家的心中已由一种文化升为某种力量的沉淀。而将两种似乎格格不入的生命力凝聚一起,正是画家为自身在现实生活中苦苦追求不到的情感寻回一份心灵的慰藉与寄托!

一幅幅《清水杨家大门》(1976 年作)、《金门屋》(1978 年作)、《台北孔子庙》(1977 年作)、《竹东彭屋》(1976 年作),挺立天地中,昂然伫立,他似乎也寻回一份尊严,一份在现实生活中,不复存在的昂然、真诚、活着的人性尊严,不用委曲求全,不卑不亢的从容志势。

再如《古林椅》(1977 年作)、《古物》(1975 年作)、《布袋戏木偶》,主体唯我独尊地被置于画中央,似乎凛然不可侵犯;甚至还有乡野中俗不可耐的乡巴佬(《阿婆》、《蹲在长椅上的老人》),都是他凝视入画的对象。他把最边缘、最为人奚落、摒弃的古旧建筑、古旧器物赋予的新生命力。

他逸出主流的审美品位,择出广大庶民的审美观,形塑质朴、单纯、有人情味的乡土美学。他寻根乡土,走透台湾每个角落,挖掘粗、丑、野、怪的民间艺术品,以凸显出生命底层的勃发躁动,裸露原始感的生命力。他似乎有意在正统古老、浑沌的中原文化中,挖掘俗文化的生命力,两种文化的纠葛、角力,使他融野丑与美于一体,创造出独特一格的美感与风格。

#### 5 晚年,以书法笔意描会新风格

席德进的一生,是真正为艺术的一生,他那股舍我其谁的豪情,无怨无悔的创作,终究赢得了社会的瞩目。到了晚年,他仍尽心尽力,艰苦执着,并以书法笔意描绘台湾古厝、风景,开创台湾风土的新风格。山水画《金瓜石山势》(1981 年作)、《梨山暮露》(1981 年作)、《淡水河舟》(1980 年作)等作品,以紫色为主调,色调苍郁、雄浑、婉约。似乎把自己所追寻的情感由欲升华为灵。凄美、飘逸,神秘与美,带给世人感官与心灵的抚慰。深深的依恋,抹化不开的忧郁,借着艺术,他那漂泊无依的痛苦灵魂终于找到停泊的港湾。

艺术对他而言,至真至美,是“心灵镜像”的呈现,是他对逝水年华的追忆与对旧世界文化的往日情怀,无论是油画人物,还是水彩风景,都含蕴着一种深深的依恋,一抹化不开的忧都,尽显独具一格的美学气质。

在他的一生中,他敢于放下身段,不论是认真从事创作,或为了挣钱替人画像,他没有一天离开过绘画。他的绘画创作类型多样,总合了一生艺术追求的效果,融合了传统乡土水墨与油画,兼纳了东方与西方绘画特长,开创出他个人浑厚动人的独特风貌与文化气息。

#### 参 考 文 献

- [1] 引自《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作(1921 年版)
- [2] 引自《席德进纪念全集——席氏收藏珍品》(民 86 年版)
- [3] 引自《台湾民间艺术》席德进著(1966 年版)